# 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第十九　　高郵王引之

春秋左傳下七十條

不靖其能　造舟于河　露其體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薑振擇之　寡君舉羣臣　且諺曰　四方之虞享神人　以盟其大夫　使亂大從　義事以制資之以行　願與諸侯落之　寵靈　行期　黃熊陂恪　不能相禮　聖人之後　官職不則　樂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貌不道容　是四國者　形民之力　子毋勤　曰義也夫　非無賄之難　大城城父札瘥夭昏　私族於謀　棠君尚　親戚　勯　琴

張字子開名牢　齊侯疥遂痁　偪介之關　取人於
萑蒲之澤　古之遺愛　迋求枉反　問于介衆　莫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五牲三犧　季邸　宣王有
志　以閒先王　官宿其業　易之亾也　若爲三師
以肆焉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不爲義疚　魯君
世從其失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　孟懿子會城成周　脩物典策　少帛　綦
閒王室　以約爲刑　如驂之靳　彤鏤　三軍之事
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潛師閉塗　先王
一盛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爭明　使處吳竟　魯

人之枭

不靖其能　請免之以靖能者

昭元年傳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杜注不靖其能一句曰安靖賢能則衆附從引之謹案其能謂處不辟污出不逃難也而云安靖其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則

文不成義矣今案傳曰靖其能又曰賞其賢則靖與賞意當相近傳又曰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又曰請免之以靖能者則靖有表章風勸之義靖當讀爲旌旌表也吉會使本當戮以其能是二者而免之所以表章之也表其能即是賞其賢故下文又曰賞其賢矣旌表其能所以勸羣吏若不旌其能以示之孰肯勸勉而爲能者乎故曰不旌其能其誰從之也僖二十四年傳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並與此同義以六書之例求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主即生字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得通作靖旌之通作靖猶旌之通作

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孟郁脩堯廟碑縣工旌資郎精容宗

造舟于河

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為梁是比舟以為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比舟為梁郭璞曰比船為橋皆不解造義葢造為至義言船相至而竝比也家大人曰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造次一聲之轉故凡物之次謂之造昭十一年左傳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杜注曰簉副倅也張衡西京賦屬車之簉薛綜注曰簉副也義與造舟竝相近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比次為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冲遠

不得其解而轉訓爲至爾雅釋文訓造爲作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爲詣又轉訓爲成皆由不知造爲比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露其體

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家大人曰露猶疲也憊也呂氏春秋盡數篇曰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挶爲聾處目則爲䁾爲盲處鼻則爲鼽爲窒處腹則爲張爲疛處足則爲痿爲蹷然則氣鬱而不宣者體之

所以憊也。故曰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羸其體。方言曰露敗也。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罷與疲同）資乏絕。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爲疲憊之義。露羸一聲之轉。故廣雅曰疲羸𠏉（與憊同）極也。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曰有勝氣而體羸虛。是露卽羸也。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此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音義曰丁張並云路與露同。文所刻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删 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竝曰潞羸也。路潞皆與露同。故杜言體羸露也。正義不曉露字之義。乃云肌膚疲則骸骨露。又云羸露

是露骨之名其義與倮相近倮露形也羸露骨也皆失之。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家大人曰晉侯以近女而生疾不言近女而言近女室於義轉迂易林鼎之復云女室作毒爲我心疾則漢人所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爲生字之誤也蓋生誤爲至是又誤爲室。謂近女爲句生疾如蠱爲句本文女蠱爲韵下文食志祐爲韵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韵若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是謂沈陽可以興兵之類是也若以近女室爲句疾如蠱爲句則失其韵矣又

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今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此生疾如蠱之證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下文亦云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此尤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段氏說文蠱字注讀是謂近女室疾爲句近女室非疾名不得以近女室疾連讀如蠱爲句尤非

董振擇之

三年傳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

人之望也杜注曰董正也振整也正義曰董正釋詁文也振爲整理之義言正整選擇示精審也引之謹案擇女爲官無所用其材正亦無所用其整理杜注非也今案董當讀爲動動振之言振動也振動謂之動振猶恪恭謂之恭恪昭十六年傳無有不共恪是也周語曰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震與振通振動者戰栗變動也春官大祝辨九𢷎四曰振動鄭大夫曰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後鄭曰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是董與動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

守君舉臣

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家大人曰舉當讀爲與舉與古字通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禮運選賢與能卽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也楚辭七諫舉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舉與也史記呂后紀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言不唯寡君與羣臣受賜而已先君之靈亦寵嘉之魯語曰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成四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臣昭十九年傳寡君與其二三老是也正義失之

且諺曰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

卜鄰矣違卜不祥家大人曰且諺曰本作日諺曰晏子旣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謂宅人曰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云云上日字仍是記事之詞自諺曰以下方是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相承矣自唐石經上日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竝作日諺曰今本晏子春秋雜篇有晏子使晉一篇文與左傳同且諺曰三字亦同此後人取誤本左傳竄入者非晏子原文其原文見元刻本及明沈啟南本與左傳事同而文與左傳之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彼文作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餘見羣書拾補

四方之虞

四年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

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曰衞文公有邢狄之虞韋注虞備也失之吳語曰越曾足以爲大虞乎韋注虞度也亦失之又曰今伯父有荊蠻之虞皆其證也

享神人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杜注曰享通也陸粲附注曰劉向新序善謀篇拔此文享作亨古字亨享通傳遜辨誤曰愚謂劉自誤非通也陳氏芳林考正曰享爲古享字固然但此處則作通義解爲長引之謹案享當從

新序讀為亭柱不讀為享者蓋以神可言享人不可言享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并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衞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以享神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歆神人杜注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歆神人此言享神人皆是因神而并及於人也又案

亨爲古享字以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若杜解爲享祀之享則後人必改爲享矣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古享字王弼誤解爲通故古字得存故傳注誤解者亦可以考見古本云

以盟其大夫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正義曰崔杼弑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惠氏補注曰呂氏春秋載此事曰愼行篇 毋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亾其大夫弱其孤謂殺崔成崔彊

亾其大夫謂崔杼彊而死左氏傳世既久或先秦以來所據本異當以呂覽爲正家大人曰惠說非也弱其孤謂弱景公孔說是也盟其大夫謂崔慶盟國人於大宮也自弑其君以下三句皆一時之事若崔杼父子之死在弑莊公後三年與前事絕不相涉慶封之害崔杼非其罪之大者楚靈王無爲數之以告諸侯也呂氏春秋作亾其大夫者亾字古讀若芒盟字古亦讀若芒說見唐韻正盟亾同音故借亾爲盟耳盟明亾三字古並同音管子七法篇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亾君則不然亾君即明君也明之通作亾猶盟之通作亾矣高氏昧於假借之義故云亾其大夫謂崔杼彊而死惠氏

又以弱其孤為殺崔成崔彊夫崔成崔彊慶封已殺之矣豈特弱之而已乎且以孤為崔杼之子則𢦤其君弱其孤兩其字義不相屬矣若必改盟為亾則下文之以盟諸侯又作何解何不察之甚也。

使亂大從　鄭勝亂從

五年傳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杜注使亂大從曰使從於亂釋文正義並引服虔注曰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年。鄭勝亂從。杜注曰。釋君助臣為從於亂。引之謹案傳言亂從不言從亂杜注非也兩從字皆當訓順。書傳從字多訓為順。不煩枚舉。言立適大順也。今殺適立庶則亂

大順矣助君順也今釋君助臣則亂順矣亂從猶言犯
順僖三十三年傳文不犯順是也家語正論篇使亂大
從王肅注亦曰從順也是舊說皆如是杜棄而不用何
邪惠氏補注說使亂大從亦以服注爲是

議事以制

六年傳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杜注曰臨事制刑
不豫設法也引之謹案杜以議事爲臨事非也漢書刑法志引
傳文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案李以議爲議論之議亦非傳意議讀爲儀儀
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
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

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議陸績姚信本竝作儀惠氏周易述曰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鄭注尚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案惠說是也儀與擬皆度也作儀者假借字正義曰必議論之而後動失之少牢下篇其脀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見前其脀體儀也丁今文儀或爲議宣十一年左傳令尹蔿艾獵城沂程土物議遠邇昭三十一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議遠邇量事期皆言度其遠邇也周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言度其老幼也淮南俶真篇

曰不可隱儀揆度兵略篇曰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隱議卽隱儀廣雅曰儀度也是儀度之儀古通作議也鄭語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晏子春秋外爲博學不可以儀世晏子非儒篇儀作議字又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亦謂度事也說見前婦義事也下

聳之以行

詩之以忠聳之以行杜注曰聳懼也漢書刑法志聳作愯顏師古注曰愯謂獎也家大人曰顏說是也聳之以行謂舉善行以獎勸之故楚語敎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聳獎也方言曰自關而

西秦晉之閒相勸曰聳或曰將將與奬同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又曰慫慂勸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慫慂慫與聳義亦相近

願與諸侯落之

七年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注曰宮室始成祭之為落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元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似無

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家大人曰注謂宮室始成祭之為落正義謂祭中霤之神皆於禮無據雜記注明言不釁者不神之則不祭明矣正義又謂落是以酒澆落之尤與傳義不合庾蔚之解雜記注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則庾說已誤案爾雅曰落始也與諸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為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既成於是享賓客以落之故雜記注曰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又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以為證哀十七年傳

曰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會焉事亦相類昭七年傳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卽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落之之事享也非祭也四年傳叔孫爲孟鐘饗大夫以落之義與此同服虔注以落爲釁鐘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並非是小雅斯干箋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二事釋文訓落爲始是也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亦非是或以爲祭或以爲釁或言以酒或言以血皆由不知落之爲始而誤以爲澆落之義也

龍龕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正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引之謹案寵靈之靈非威靈之謂也廣雅曰靈福也言寵楚國而賜之以福也凡傳稱以君之靈以大夫之靈者靈皆謂福也三十二年傳曰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哀二十四年傳曰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靈亦福也班固典引曰登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寵靈二字亦承福字言之是靈與福同義此傳上文曰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節所謂寵靈也下文曰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

又承寵靈言之是寵靈楚國卽寵福楚國也若云寵威楚國則義不可通。

行期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杜注曰問魯見伐之期引之謹案下文曰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則行期當謂會盟之期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杜彼注曰請會期是也會盟則兩君皆行故問魯君行期若伐魯之期出楚定之何須問魯乎

黃熊

引之謹案晉平公夢黃熊入於寢門左傳昭七國語晉語

皆載此事，其字並作能熊䏺之能，舊本無不如是。正義曰：諸本皆作能熊字，謂諸舊本也。自解者以鯀為黃熊，入於羽淵，輒疑獸非入水之物，而讀為鼈三足能之能。正義引梁主曰：鯀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蓋出梁元帝左傳音。史記夏本紀正義曰：鯀之羽山，化為黃熊，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為三足也。至唐初遂有徑改為能者。釋文曰：今本作能者勝也。謂之今本，則為唐初之本，而非舊本矣。此說之一變也。或眩於熊與鼈之二說而不能定，遂於作能之本而加字讀之，不以為熊，亦不以為鼈，而以為說文之能。能熊屬，足似鹿。見釋文。此說之又一變也。今案黃熊入夢，乃鯀之神，神狀似熊，非真熊獸也。獸非入水之物，而神則可以入水。中山經曰：驕山神蟲圍處之。

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于雎漳之淵出入有光海外東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䖝䖝北兩水間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則神之獸形者未嘗不入於水也太平御覽獸部二十引瑣語曰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沈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熊則赤熊固入淵矣此黃熊入夢與彼略同何得以入淵之文而疑其非獸乎釋文載一說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正義曰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此說是也若以為能鼈之能則黃字義不

可通爾雅鼈三足能不云色黃白帖卷九十七熊下引逸周書王會篇曰東胡獻黃能今本逸周書作黃羆蓋後人所改李善注南都賦引六韜曰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紂則熊固有色黃者黃熊蓋即羆也爾雅羆如熊黃白文大雅韓奕曰赤豹黃羆傳言黃熊則其獸而非鼈明甚正義引張升反論今本升誤叔反誤皮辯見錢氏經史答問若鮌化為熊與騰蛇為韵傅元潛通賦鮌殛變而成能與終窮為韵而斷以王劭云古人讀熊下陵反張升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其辨明矣張升後漢人傅元晉人而字皆作熊不作能蓋當時猶未有三足鼈之謬說也今由正義所引而更以五證明之楚辭天問化為黃熊巫

何活既王逸注曰言鮌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
醫所能復生活也王注不以爲三足鼈則其字作熊不
作能可知其證一也說苑辨物篇載國語之文曰鄭簡
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
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
人鬼邪意厲鬼也子產曰昔鮌違帝命殛之于羽由化
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字正作能與宋明道本國語相合
明道本注曰能似羆宋庠本正文熊作能注熊似羆
作能似熊非也洪興祖天問補注亦誤謂國語作能其
證二也論衡死僞篇載左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及晉
堯殛鮌於羽山其神爲黃熊之文而解之曰夢象也吉

因且至神明示象能羆之古自有所爲又無形篇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虎蘇遜有山化爲黃熊廟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蘇之爲熊乎則夫虎熊之靑不能過人字正作熊與死僞篇同且以虎熊竝言則其爲熊字無疑今本熊作能加雙行小字於下曰能音奴來反乃後人所爲非其原本也豈有死僞篇作熊而此又作能者乎則其字爲陳氏芳林反以能字爲是甚考之不審也

熊羆之熊明矣其證三也正義引賈逵曰能獸也如傳文作能則賈氏當以三足鱉釋之今賈云獸而不云鱉則其字作熊可知檢經典釋文序錄注左傳者六家莫前於賈逵解詁而字正作熊則熊爲左氏原文也其證四也中山經靑要之山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郭璞注曰鯀化於羽淵爲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怪

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也是景純所據左傳國語字正作熊其證且也是皆左傳國語古本作熊之明驗矣請再以杜本求之黃熊二字杜氏無注蓋以熊之爲獸人所共知故耳若作能字則爲異狀之鼈不得無注故傳之作熊不作能觀於杜之無注而知之矣［藝文類聚獸部熊引左傳夢黃熊入於寢門白帖卷九十七熊云晉侯夢黃熊入寢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則唐人所據之本固有不誤者］自陸德明誤從作能之俗本且如字讀之而以爲熊屬足似鹿其後國語舊音宋庠補音皆仍其誤夫訓爲獸名則當作熊訓爲鼈名則當作能今作能字而以爲獸名則既不合於舊本之熊又不合於三足鼈

之能是創前人未有之曲說所謂歧又有歧也且能如字讀者獸名也如謂獸不可以入水則雖改而爲能仍非入水之物如謂神之所化自可入淵則舊本作熊理本無礙何須改而爲能乎甚矣其謬也陳氏芳林內外傳攷正段氏若膺說文注皆爲陸氏釋文所惑而以能字爲是熊字爲非故具論之

陟恪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杜注曰陟登也恪敬也大雅文王集傳引或說曰陟恪當爲陟降引之謹案恪讀爲格爾雅曰格陟登陞也是格與陟同義

陟格謂魂升於天也既言陟而又言格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莊子德充符篇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假與格同格亦登也楚辭離騷陟陞皇之赫戲兮陟亦陞也格與佫古字通論語為政篇有恥且格漢山陽大守祝睦碑格作佫後漢書班固傳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佫逸周書小開武篇爾有佫言即格言也不必改為陟降

不能相禮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作病不能禮古本或作病不能相禮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傳文本無相字故注云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為已病傳加本有相字文義已

明杖可無不能相儀之注矣且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唐時本已衍相字陸氏不從是也惠氏定宇補注曰相字蓋襲上文相儀而誤引之謹案臧惠二說是也古者謂習於禮曰能禮周語晉侯其能禮矣是其證上文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是不能者相儀與荅郊勞二事故總言之曰不能禮如曰不能相禮則專指相儀言之遺卻荅郊勞一事矣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病者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據此則司馬貞所見本亦無相字今索隱

病不能下有相字。乃後人據俗本左傳增之也。觀索隱曰、不能禮爲病、足證所引傳文無相字矣。王肅家語正論篇注曰、僖子病不知禮、文雖小異、而亦無相字。又案上文不能荅郊勞下注曰、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則相字亦後人所增、藝文類聚人部六引傳文正作病不能禮、無相字。

聖人之後　聖人有明德者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見史記孔子世家集解。杜預注及王肅家語注竝同。下文曰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

後必有達人杜注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家語觀周篇改其文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王注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史記孔子世家亦改其文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引之謹案聖人謂弗父何正考父也聖人之後謂孔子爲弗父考父之後故下文遂曰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玆益共此言其祖之有明德而爲聖人也故下文遂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此言弗父考父德爲聖人而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也曰聖人曰聖

人有明德者皆指弗父考父言之故篇內無一語及商湯者解者誤以聖人為商湯湯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當世於是改易其文曰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李就其說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或曰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不知聖人有明德者聖人卽謂弗父考父不必加之後二字也聖人卽是有明德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君子卽是長國家者也且下文方言其後何得亂其次序邪以弗父考父為聖人者聖為明德之通稱不專指大聖逸周書謚法篇曰稱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管子四時篇曰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賈子道術篇曰且明且賢此謂聖

人案舊曰人之彥聖緇衣引君陳曰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小雅正月曰具曰予聖小閔曰或聖或否大雅板曰靡聖管管齊語曰卑聖侮士越語曰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明德之通稱也襄二十二年傳焉用聖人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鄭元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者通識之名尚書又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也。弗父之讓考父之共其有明德如是得不謂之聖人乎固不必商湯而後為聖也敘孔子之先而但及弗父考父者舉其近者言之耳若欲舉其遠者則湯之先更有契為聖人不得以湯為始也韓詩外傳曰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曰孔某命爾為司寇彼敘孔子之先亦但及弗父而止是其

例也

官職不則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何可常也杜解官職不則曰治官居職不一法引之謹案則猶等也均也說文則等畫物也是則與等同義管子七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呂氏春秋功名篇曰取則行鈞均鈞古字通是則與均亦同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也壹也類也則也皆謂同也不同不壹不類不則皆謂異也故曰同始異終也杜訓則為法

而又云不一法以牽合上三句之義其失也迂矣。

樂

九年傳晉侯飲酒樂釋文樂音洛引之謹案樂當如字讀謂平公飲酒而樂作也。古者謂作樂爲樂。故檀弓云是月禫徙月樂。下文屠蒯酌以飲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正指此樂字而言檀弓載此事云平公飲酒鼓鍾杜蕢曰卽屠蒯。子卯不樂是其明證矣此與元年鄭伯宴趙孟飲酒樂不同釋文音洛非也檀弓忌日不樂說者亦誤讀爲哀樂之樂辯見檀弓。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十年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杜注曰。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引之謹案斬讀爲慙慙焉者。哀痛憂傷之貌。晉語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桓引者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語意與此相似。慙之言憯也。說文憯痛也。小雅雨無正篇憯憯日瘁。鄭箋曰憯憯憂也。楚辭九辯憯悽增欷。王逸注曰憯痛感動歎累息也。古聲憯慙相近。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傳潛作漸。是其例矣。杜不得其解而臆爲之說。非是。

貌不道容

十一年傳。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

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引之謹案。貌不道容。貌

蓋為視。此步士文容貌而誤。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

從之。漢書五行志作貌。亦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案上

文云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

過結繪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單子視不登帶。則不能道

容貌矣。故云視不道容。言不過步。則不能昭事序矣。故

云言不昭。上下皆以言視對文。今本視作貌。則與上文

不合。且貌即容也。今云貌不道容。則是容不道容矣。此

必當依上文改正。

是四國者

十二年傳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曰四國陳蔡二不羹劉光伯規過曰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出四字積畫四當為三錢氏荅問曰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患

掉。末大必折，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左氏傳云四國者，兼葉言之。昭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二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為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為三，亦非其實。引之謹案：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與此相應，則無脫文可知。楚語曰：靈王城陳蔡不羹。又曰：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史記楚世家亦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陳蔡下皆

無葉字豈得盡謂之脫文乎陳蔡不羹實三國故楚語既言三國又言三城而此言四國者涉上文兩四國字而誤（上文曰四國皆有分又引周與四國）鄭注覲禮四享曰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正與此同（周官內宰疏引鄭志荅趙商曰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只四當為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劉說是也特以納棄疾者亦有葉邑之師故後世傳聞之誤遂謂靈王所城者亦有葉賈子書所云者是也以十一年杜注考之不羹城在今襄城縣東南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雖有東西二不羹然杜注及土地名並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縣西北有不羹亭定陵之不羹有亭而無城則非靈王所城者也傳所謂大城不羹其為襄城縣之不羹城無疑水經汝水注亦云汝

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又東南逕東不羹城南引春秋傳大城陳蔡不羹爲證而西不羹亭則僅見於杜水注中不引春秋傳爲證陳蔡不羹相距或二三百里或三四百里而今之襄城南距葉縣六十里古葉邑即任葉縣南三十里與襄城東南之不羹城相距不及百里襄城之不羹已大城矣未百里而又城葉無是理也學者當據內外傳以正賈子之說何反據賈子以疑左氏乎十三年傳言許葉之師者案傳曰棄疾君陳蔡城外屬焉（楚世家作方城外屬焉）十八年傳以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則葉固方城外之邑屬於棄疾者葉人之從棄疾定也奚必靈王所城者而後爲之用乎且傳不言陳蔡許葉不羹而

言陳蔡不羹許葉明陳蔡不羹是靈王所城之大都而許葉則否故先言陳蔡不羹後言許葉而楚語則但言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不言許葉也若謂葉本許都故有許葉之稱則尤非事實十三年傳曰楚子遷許而質許圍故許圍作亂又曰師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杜注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是許國之師實許圍所召也九年遷許於夷遷方城外人於葉十一年又遷許於荊見十三年傳許與葉皆受蕩析離居之害遂叛靈王而從棄疾故曰師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許謂遷荊之許非謂葉也許已遷夷遷荊何得仍謂葉爲許乎葉本楚邑

自許遷於葉遂謂葉爲許九年傳遷許于夷遷方城外人于許杜注曰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是也然言許則不言葉矣自許遷夷遷荊而舊所居之葉仍歸於楚而謂之葉後凡言葉公及沈諸梁老于葉皆是也然言葉則不言許矣未聞因葉本許都而稱許葉也假令納葉疾者但有葉邑之師而無遷荊之許則傳但言葉可矣何必謂之許葉乎許爲楚之附庸葉爲楚之邑不得合許葉爲一以強附於賈子書之葉也近世說此條者若顧氏亭林臧氏玉林陳氏芳林皆誤引賈子爲據而錢氏復謂左傳之許葉即賈子之葉故具論之

形民之力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注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引之謹案杜釋形字迂回難通今案形當讀為刑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正作刑民之力刑猶成也（見大傳學記鄭注）刑民者成民也桓六年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正義曰言養民成就然後致孝享是其義也之猶是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無逸惟耽樂之從漢書鄭崇傳引作惟耽是從）力猶務也（見坊記鄭注）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言惟成民是務而無縱欲之心也大雅烝民篇威儀是力文義正與此

同之曰廣雅曰刑治也刑民之力者治民是務也

子毋勤 祇取勤焉

十三年傳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家大人曰勤猶辱也以其降服而對故曰子毋辱成十七年晉厲公使郤犨書中行偃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語意與此相似正義曰言子毋以見使爲勤勞失之矣定四年晉謀伐楚荀寅言於范獻子曰君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亦謂祇取辱也昭十三年楚靈王曰大福不再祇取

辱易語意亦相似。鄭注檀弓曰勤勞辱之事也。成九年左傳穆姜謂季文子曰大夫勤辱是勤與辱同義。

曰義也夫　猶義也夫

十四年傳云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又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引之謹案曰當爲由。字之脫誤也。猶讀爲由。字之假借也。莊十四年傳猶有妖乎正義曰由有妖蛇而厲公得入乎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大戴禮保傅篇猶此觀之莊四年公羊傳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孟子公孫丑篇文王猶方百里起猶並與由同。家語正論篇載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嘗作由。寡者脫一直畫耳。由義行義也。孟子盡心篇言曰居仁由義大義滅親叔向能行大義故不爲末減也。再言由義也

夫所以深歎美之雜記引孔子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正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又仲尼燕居論夔曰古之人也終又曰古之人也又孔子贊禹曰禹吾無閒然矣終又曰禹吾無閒然矣美顏回曰賢哉回也終又曰賢哉回也重言嗟歎是其例也杜注曰義也夫云於義未安注猶義也夫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失之矣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亦不辭由義也夫乃孔子歎美之辭不得屬之衆人而云咸口也王肅家語用左傳文而承誤作曰又沿服虔之解而以咸屬下讀於爲末下注曰末薄也於或曰不義下注曰或左傳作咸也非也

非無賄之難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

十六年傳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正義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家貧無賄不為難也立於職位而無善名是為身之大患言韓子當患無令名不妄患家無賄也僑聞為國家者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事大國愛小國不為難也無禮以定其位是國之大患言鄭當患位不定不妄患事晉之難也引之謹案正義以難為難易之難非也傳言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正義乃曰事大國愛小國不為難則遺卻不能二字矣今

家難亦患也之是也言君子非無賄是患而無令名是患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是患無禮以定其位是患也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彼言無賄之患此言無賄之難彼言無令名之難此言無令名之患是難即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意亦與此同十年傳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難亦患也言高彊之所以及於罪者患在不愼也正義曰言人居其難可不謹愼亦失之晉語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之徒二字衍說見國語 言患三公子皆得立也又曰君旣許我殺大子

而立矣齊矣吾難里克奈何言患里克不從也又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衆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襄十七年傳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焉言於禽獸又何患也故其下文云無一朝之患也古人多謂患爲難互見前宋衛實難下

大城城父

十九年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杜注曰城父今襄城城父縣謂郟晉時襄城郡之父城縣各本父城二字誤倒今據水經汝水注改正惠氏補注曰高誘

曰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見呂氏春秋愼行篇注。引之謹案二十年傳費無極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以今輿地考之方城山在葉縣南四十里父城故城在寶豐縣西北自寶豐縣東南至葉縣六十八里又四十里而至方城山則父城故城當在方城西北百餘里正所謂方城之外也故無極謂其將以方城之外叛若沛國之城父其故城在今亳州東南去葉縣南之方城遠矣勢不能以方城之外叛無極安得而誣之乎自高誘誤以沛國之城父爲大子建所居而闞駰十三州志見史記正義。史記楚世家正義並同其說惠氏不能釐正而反用其

說以規杜非也

札瘥夭昏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賈逵注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泯沒也皋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傳曰寡君之二三臣若未名而死不得謂之臣矣晉語曰晉侯將死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晉侯亦非未名而死者也昭二十年傳所以夭昏孤疾者周語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義並同也

私族於謀

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杜注曰於

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引之謹案傳言私族於謀不言於私族之謀杜說非也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者私謀於族而立長親也倒言之則曰私族於謀矣十一年傳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言唯憾於蔡也本年傳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言怒於室色於市也文義並與此相似。

棠君尚

二十年傳棠君尚謂其弟員曰釋文棠君尚君或作尹引之謹案作尹者是也杜注曰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廣韻棠作堂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五尚

爲之其後氏焉尙爲棠邑大夫則是贀尹也其當作尹明甚棠君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杜注棠君亦當作棠尹爲棠邑大夫故謂之棠尹也或謂注曰棠君奢之長子尙也則傳文本無尙字可知若傳已稱其名曰棠尹尙則注當云棠尹尙奢之長子也必不更箸其名曰奢之長子尙矣案此注內棠尹下脫尙字非傳文衍尙字也棠尹尙奢之長子尙也重一尙字猶襄十年傳注𣏌人紡紡絫紡也重一紡字釋文正作棠君尙或說非

親戚

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家大人曰親戚謂其父也

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顆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亾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之旨。家大人曰。錢說是也。余請爲之加證。管子揆度篇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奴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輕重乙篇曰。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

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晏子外篇曰。今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墨子兼愛篇曰。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節葬篇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者。其親戚死。㓟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非命篇曰。內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呂氏春秋遇合篇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恃君篇曰。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史記陸賈傳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皆謂父母爲親戚也。又案左傳親戚爲

𧙗史記楚世家作父𧙗管子九變篇親戚墳墓之所在
小問篇作父母墳墓之所在墨子天志上篇然且親戚
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下篇作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
弟荀子議兵篇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漢書刑法志作
歡若親戚賈子保傅篇無恩於親戚大戴禮作無恩於
父母此尤其明證也

鄙

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家大人曰古謂野爲鄙鄙
以待之謂退處於野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於鄙僖
二十四年傳鄙在鄭地氾杜彼注訓鄙爲野是也此注

以爲邉鄙失之呂氏春秋胥時篇史記吳世家五子胥傳竝作耕於野。桓十一年公羊傳遷鄭焉而野留鄭仲師大司徒注引作鄙留

琴張字子開名牢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杜注曰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衞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引之謹案賈鄭二家之說固無明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家語序曰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

故藝識者不知爲誰多矣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是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僞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鄭注以牢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司馬彪注以子牢爲琴牢亦爲家語所誤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辨見漢書

齊侯疥遂痁

陸氏釋文曰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家大人曰陸說是也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疥且瘧疥之與瘧不同病故加且字以別之若讀疥爲痎則痎卽是瘧豈有重複其義而言痎且瘧者乎況疥字古音在祭部痎字古音在之部二部之字絕不相通若果是痎字無由誤爲疥也顏之推孔穎達以讀痎爲是顏說見顏氏家訓皆由昧於古音故爲曲說所惑耳

偪介之關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杜注曰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邉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杍暴奪其私物引之謹案偪介本作偪尒（介俗作尒尒卽）邇字也偪尒二字義本相近襄二十九年傳云邇而不偪是也注本作尒近也迫近國都之關迫近二字正釋偪尒二字則正文之本作偪尒明矣祇因尒與介字形相似故尒以爲介而注文之尒近也亦誤爲介近也後人以介無近義而有隔義故改近也爲隔也以牵合介字不知偪與介隔義不相近不得言偪介之關且注云迫近國都之關又云爲近關所征稅皆承上近也二字

言之若改近也爲隔也則全注皆不可通矣陸孔所見已是誤本故陸云介音界孔又曲爲之說云迫近國都爲隔以隔遊鄰之人則讀注不審而爲誤本所惑也晏子春秋外篇作偪介之關亦後人依左傳改之案晏子諫篇云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問篇云佞人事君逼邇而陰爲之與爾亦與邇同　又云左右偪邇晏子書言偪邇者多矣唯此一處作偪介與本書不合故知爲後人所改也凡經傳中邇字作介者多誤而爲介說見穀梁傳

莊十五年

取人於萑苻之澤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杜注曰於澤中劫人引之謹案劫人而取其財不得謂之取人取讀爲聚聚古通作取萃彖傳聚以正也釋文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謂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人卽盜也謂羣盜皆聚於澤中非謂劫人於澤中也盜聚於澤中則四出劫掠又非徒於澤中劫人也下文云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則此澤爲盜之所聚明矣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藝文類聚治政部上白帖九十一太平御覽治道部三引此並作聚人於萑苻之澤蓋從服虔本也杜本作取者俗字耳而云於澤中劫人則誤讀取爲取與之取矣韓子內儲說篇鄭少年相率爲盜處

於萑澤將遂以爲鄭禍處於萑澤即所謂聚人於萑苻之澤也

古之遺愛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杜注曰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家大人曰愛即仁也謂子產之仁愛有古人之遺風非謂其見愛於人也以子產爲古之遺仁猶以叔向爲古之遺直耳史記鄭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愛惠也惠亦仁也故廣雅曰惠愛仁也

迋求枉反

二十一年傳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杜注曰迋恐也釋

文迋求枉反恐也引之謹案求本作邱淺人改之也迋之本訓爲往來之往迋于放切說文迋往也從辵王聲引春秋傳曰子無我迋蓋謂左傳俗用迋字非謂其訓爲往也訓往則義不可通俗以爲恇懼之恇恇有邱往反之音邱往與邱枉同禮器衆不恇懼鄭注曰恇猶恐也釋文恇作恇音匡又邱往反是也注訓爲恐則與恇同故亦音邱枉反若音求枉反則當訓爲誑欺不得訓爲恐矣鄭風揚之水篇人實迋女釋文迋求枉反誑也定十年傳是我迋吾兄也釋文迋求往反欺也與音邱往反而訓爲恐者不同淺人習見迋字有求枉反之音輒改邱爲求而不知字雖同而音義則異也段氏說文注謂人實

廷女之廷爲誑之假借是也而謂子無我廷之廷亦同則非也子無我廷乃恇之假借言子毋以是言恐懼我今日之事不幸而後亾亾幸猶不亾也豈誑之假借乎

問于介衆

二十四年傳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杜注曰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言衆則周之國人胥在是矣無取更言大也書傳亦無謂國人爲介衆者介疑當作亣亣古其字詳見周禮六鄉之治下 問于其衆者問于周之衆庶也亣與介字形相似故誤爲介杜所見本已然

莫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釋文曰陽不克莫絕句引之謹案陽不克莫甚爲不辭莫然不動之解亦爲皮傅今案陽不克絕句莫當作其下屬爲句言陽氣不克其將積聚而爲旱也其莫字形相似故其譌作莫賈子道德說篇其生氣皆集焉檀弓注斬板謂斷其縮也今本其字並譌作莫而漢書五行志引傳文已作莫蘇林注亦曰莫莫爾不勝爲積聚也則此字之譌其來久矣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唐石經此行凡九字比各行少一字周之寶珪四字係改刻釋文云于河本或作沈于河陳氏芳林攷正曰案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左傳云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湛古沈字說文湛沒也是石經刊去者乃沈字也家大人曰有沈字者是也用寶珪沈于河與用兩珪質于河文同一例見襄三十年用猶以也故漢志作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若無沈字則文不成義覲禮曰祭川沈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廢於河沈玉而濟定三年傳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皆其證也釋文以無沈字者

爲正本唐石經刊去沈字卽因釋文而誤水經河水注云子朝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則善長所見本亦有沈字白帖六七兩卷並引作沈于河與史記正義同皆不從釋文也

五牲三犠

二十五年傳爲六畜五牲三犠以奉五味服注曰五牲麋鹿熊狼野豕三犠雁鶩雉也見正義　杜注曰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兎三犠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犠引之謹案麋鹿之屬可謂之獸不可謂之牲牲家物也獸野物也特牲饋食禮實獸于㮨上東首牲在其

西北首東足內則三牲用藙獸用梅是獸與牲異不得以獸爲牲也曰六曰五曰三皆以物類言之非以所用之事言之且月令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則犧牲所用亦有社稷山川何必祭天地宗廟而後謂之犧乎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凡祭祀共其犧牲鄭注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也則犧牲卽在六畜之內不得以雁鶩雉當之矣今案五牲牛羊豕犬雞也三犧牛羊豕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

祭牲牛曰大牢（牛下蓋脫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羊下蓋脫豕字）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曰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說見大戴禮）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禳瘞是有五牲盧辯注曰五牲牛羊豕犬雞也誥志篇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土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所謂五牲五穀也三犧卽三牲牲之爲大牢少牢者也桓八年公羊傳何注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是也養之則曰畜用之則曰牲色純則曰犧以牢禮言之則有三合雞犬計之則爲五合馬計之則爲六其實一也

僖十九年傳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昭十一年傳五牲不相爲用則五牲卽在六畜之內矣猶下文之五章五色合元計之則爲六采五聲合變宮變徵計之則爲七音目服杜二家皆失之

季郈　郈氏　郈昭伯　郈孫

引之謹案昭二十五年傳言季郈者一言郈氏者二言郈昭伯者二言郈孫者四郈字皆當作后后者厚之俗字也說文厚古文作垕垕與后同潛夫論志氏姓篇曰魯之公族有后氏檀弓后木鄭注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呂氏春秋察微篇魯季

氏與后氏關雞今本后作郈後人依俗本左傳改之也據注以字爲氏則作后明矣高注曰后氏魯孝公子惠伯革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后氏蓋惠伯革字厚厚與后通惠伯革之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爲后氏又謂之后孫猶公子彊字子臧見襄五年傳正義而其後爲臧孫公子督字華父而其後爲華孫也華孫見文十五年經襄十四年傳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孫歸復命厚孫即后孫也厚成叔亦惠伯革之後呂氏春秋觀表篇高注曰后成子魯大夫也后敬子國之子魯語韋注曰后敬子魯大夫后惠伯之元孫故稱后孫厚成叔風俗通義過譽篇作后成叔文選幽憤詩注引左傳同后昭伯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昭伯史記魯周公世家索

志曰系本昭伯名惡魯孝公之後稱厚氏五行志昭公二十五年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或書其本字或書其俗字皆是也若郈則叔孫氏之邑而非惠伯革之字不得爲昭伯所受之氏臧孫之臧華孫之華豈可以爲邑名乎后旁加邑葢傳寫者之誤也襄十四年厚成叔釋文厚本或作郈案郈亦當作后而元和姓纂引風俗通曰魯大夫郈昭伯食采於郈因氏焉已誤以后孫之后爲郈邑之郈食采於郈者叔孫氏非后氏也水經汶水注曰無鹽縣之郈鄉魯叔孫昭伯之故邑也禍及鬭雞矣又誤以后昭伯爲叔孫昭伯葢叔孫氏食邑於郈后昭伯之后誤本又

作郇因相涉而生錯謬矣

宣王有志　失志爲昏

二十六年傳諸矦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有於目

九經古義曰鄭康成周禮注志古文識𥁕章有志謂

長而有知識也王伯厚以爲有撥亂之志恐非外傳曰

宣王長而立之穢之亂宣王尚少至始有知識乃授之

政也引之謹案惠說是也大戴禮保傅篇成王有知而

選大公爲師周公爲傅彼言成王有知猶此言宣王有

志也哀公問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鄭注曰志

讀爲識識知也子之心所知也緇衣曰爲上可望而知

也爲下可迹而志也注曰志猶知也墨子非命中篇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亾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志作識識亦知也楚辭天問師望在肆昌何志王注曰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志知即識知是志與知同義志爲知識之知又爲血氣心知之知音智哀十六年傳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志謂心知也言哀公之失禮由於自失其心知故曰失志爲昏也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張湛注曰志謂心智

以聞先王

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杜注曰閒猶先王之制引之謹案閒之言干也謂干犯先王之命也昭二十年傳曰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先王之命卽上文所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是也襄十九年傳閒諸侯難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閒犯也是閒與干同義上文曰王室其有閒王位謂干王位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襄十一年傳曰或閒茲命謂干茲命也襄三年傳曰定使干大命四年傳曰管蔡啟商惎閒王室謂謀干王室也說見後惎閒王室下哀二十年傳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謂犯干上國也鄭語曰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

閒也閒與干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聘禮記皮馬相閒鄭注曰古文閒作干是也。

官宿其業　物乃坻伏

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杜注曰宿猶安也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今官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劉元卿以服義太迂冊引之謹案服訓宿爲思杜訓爲安皆於古無據且皆與下句不貫孔謂安心思其職業則尤爲迂曲今案宿讀爲㑛㑛古文夙字也說文夙早敬也從丮夕丮讀若戟持也今本

說文脫夕字依段注補。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隸變作夙說文又云俩古文夙。又云肅持事振敬也俩夙肅古今字作宿者俗字耳賈子保傅篇有司齋肅端冕大戴記作竺从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齋宿而後敢言是俩从肅並通作宿也。言居官者能敬脩其業其所掌之物乃至也上文云物有其官官脩其方又云董父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正謂此也

杜解物乃坻伏云坻止也釋文坻音旨又丁禮反正義曰若滅弃所掌之事則其物乃止息而潛伏家大人曰杜孔分坻伏為二義非也坻讀為厎厎隱也言滅弃其業而不脩則所掌之物乃隱伏而不出也廣雅厎隱也

晉憲音丁禮反王襃四子講德論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潛底猶潛隱也馬融廣成須疏越蘊惱駭洞底伏庭伏猶隱伏也坻底竝與厎通論衡龍虛篇引左傳坻作低低伏亦隱伏也故感虛篇又云夏末政衰龍乃隱伏

易之亾也

范氏中行氏其亾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亾也杜注曰范宣子刑書中旣廢矣今復與之是成其咎正義引劉炫曰范氏取蒐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亾變已歇今荀寅更兆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

焉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亾家大人曰杜劉孔三君皆未曉易字之義而強爲之詞非傳意也孔氏顨軒經學巵言讀易爲難易之易亦非今案易之亾也四字作一句讀易者疾也速也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以召禍又加以范氏之舊惡是速之使亾也史記天官書塡星其居久其國福厚句易句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句易句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古謂疾速爲易也引之謹案孟子梁惠王篇深耕易耨易耨亦謂疾耨也易讀如字趙注易耨芸苗令簡易孫奭音義易以豉切皆失之管子度地篇曰大暑至利以疾耨殺草薉是其證齊語曰深

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義亦同也吳語。一日惕。一日畱韋注惕疾也畱徐也惕與易聲近而義同後人不知易有疾速之義故或以為改易或以為簡易望文生訓而古義遂失其傳矣

若為三師以肄焉

三十年傳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注曰肄猶勞也釋文曰肄本又作肆。家大人曰作肆者本字作肄者俗字也肆肄古字通聘禮記為肆。古文肆為肄周官小宗伯肄儀。故書肄為肆。玉藻肆束及帶。肆讀為肄大雅皇矣箋曰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寀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即所謂肆也文十二

年傳若使輕者隷焉其可杜注曰隷暫往而退也此傳曰若爲三師以隷焉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義竝相同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三十一年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絕句杜以夫字下屬爲句失之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杜解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曰有所謂有地也引之謹案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若邾黑肱之以地叛而書名是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注曰黨所也所

猶時也。大戴禮本命篇曰。婦人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言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後小國得以安靖也。昭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順於民也。三十年傳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晏子節用篇曰。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此皆古人謂時爲所之證。

不爲義疚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釋文爲于僞反杜解不爲義疚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引之謹案不爲義疚當作不爲不義疚杜曲爲之說非也上文曰終爲不義下文曰德不義也又曰作而不義文皆相承此處脫一不字耳不爲不義疚言不爲不義而內省多疚也不義卽回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君子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語意略與此同後漢書文苑傳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中論考僞篇引傳文亦作不爲義疚則後漢時傳文已脫不字。

魯君世從其失

三十二年傳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釋文從子用反失字無音家大人曰失讀爲佚佚字又作逸佚與勤正相反言魯君世縱其佚以失民季氏世脩其勤以得民也古多以失爲佚見九經古義

元年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庚寅栽　城三旬而畢

引之謹案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爲一事不應已見於前年冬十一月又見於是年正月也

以經考之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不書於定元年春則狄泉之會實在前年而不在是年明甚晉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敬王十年魯昭之三十二年也見韋注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下遂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則狄泉之會實在昭三十二年韋注云魯定之元年失之辨見國語正與春秋經合然則昭三十二年傳載狄泉之會於冬十一月者爲得其實而定元年傳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年時與月皆失其實

矣元年傳又云庚寅栽杜氏長厤以為元年正月乙亥朔辛巳為正月七日庚寅為十六日案辛巳庚寅皆當在昭三十二年十一月據長厤昭三十二年十一月丙子朔則辛巳在十一月六日庚寅在十五日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己丑正在庚寅之前一日長厤云十四日蓋十一月十四日令役十五日遂設板築也若以庚寅栽為正月十六日事則豈有自十一月己丑令役歷兩月之久而始設板築者乎元年傳又云城三旬而畢計

當始於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庚寅畢於十二月十五日已未。不畢於十二月十四日者長厤云十一月小非自定元年正月築城至二月始畢也。杜氏不悟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爲誤載前年十一月之事。乃以辛巳庚寅並屬之元年正月疏矣。

孟懿子會城成周

杜注曰不書公未卽位引之謹案孟懿子會城成周卽昭三十二年經所書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也傳當屬之前年十一月誤載於是年正月耳

非是年正月實有孟懿子會城成周之事而經不書也。且城三旬而畢則前年十二月發城已畢說見前。何以正月會城成周之有。

備物典策

定四年傳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正義曰服虔云備物國之儀物之備也富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備賜魯也杜不解備物則與典策爲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凡之類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引之謹案服解備物未確孔合備物與典策爲一尤屬未安竊謂備物卽

服物也經傳多言服物祭義曰以具服物以脩宮室周語曰亦唯是生死之服物采章又曰服物昭庸采飾顯明皆是也土田陪敦祝宗卜史服物典策皆四字平列服與備古字通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漢書王莽傳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卽盡服厥辜皆其證凡從服從葡之字古多通用後漢書皇甫嵩傳注曰備古服字繫辭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乘馬俻二十四年左傳伯服史記鄭世家作伯犕

少帛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賈逵注曰少帛雜帛也見史記衛世家集解杜預注同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帛爲旃雜

帛爲物鄭元云通帛謂大赤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犬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引之謹案雜帛者謂其帛色赤白相雜也雜與少不同義不得以少帛爲雜帛且雜帛爲物物是旗名而雜帛則非旗名可謂之物不可謂之雜帛亦不可謂之少帛猶之通帛爲旃可謂之旃不可謂之通帛也今案少帛蓋即小白逸周書克殷篇縣諸小白孔晁注曰小白旗名齊桓公名小白蓋以旗爲名若齊大夫欒施字子旗孔子弟子榮旂字子旗之類也少與小帛與白古字並通（玉藻大帛不緌鄭注帛當爲白閔二年左傳大帛之冠雜記注引作大白小雅六月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引作帛旆英英子思之子名白漢書孔

兇傳作㐫是白與㐫通少小之通書傳甚多不煩枚舉

惎間王室

管蔡啟商惎間王室杜注曰惎毒也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正義曰惎毒閒亂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引之謹案毒亂之語不辭惎之言基基謀也閒犯也說見前以閒先王下謂謀犯王室也爾雅曰基謀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鄭注以基為謀是也廣韻惎教也一曰謀也訓惎為教本於宣十二年傳楚人惎之脫扃注訓惎為謀猶即此傳舊注也玉篇諆謀也廣韻諅謀也諆惎基並字異而義同

以約爲利

鑪金初宦於子期氏。今本鑪譌作鑢據釋文唐石經改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杜注曰此約謂要言也引之謹案杜以上文乘人之約爲乘人之窮困故別之曰此約謂要言也其實約與利相對爲文仍謂窮困耳昭二十八年傳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約與利亦相對言因楚子窮困而得見則是以約爲利檀弓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文義與此相似陸粲左傳附注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是也

如騶之靳

九年傳吾從子如驂之靳釋文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家大人曰作有靳者是也陸本脫去有字反以有有字者爲非誤矣案杜注云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正義云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以上正義如杜說則靳即服馬也驂馬後於服馬故曰如驂之有靳如孔說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靳在服馬之胸正當驂馬之首故曰如驂之有靳若云如驂之靳則文不成義矣而疏首所列經文亦作如驂之靳則後人改孔以從陸也秦風

小戎釋文引沈重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服馬背上今本服誤作參依釋名改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如沈說則靳是服馬背上之游環也貫驂馬之外轡以止驂之出故曰如驂之有靳三說不同而靳上皆當有有字自唐石經依釋文刪去有字而各本遂沿其誤鄭風大叔于田正義引此亦作如驂之有靳則是孔本原有有字與沈重所引同不當改孔以從陸也

彤鏤

哀元年傳器不彤鏤杜注曰彤丹也鏤刻也陸粲附注

後錄曰彤當作彫文相近而譌也家語車不彫幾器不彤鏤問禮篇。惠氏定宇曰彤古彫字。陳氏芳林曰。案家語一本仍作彫引之謹案作彫者是也車不彫幾器不彫鏤兩彫字重出則不詞矣少儀曰車不雕幾食器不刻鏤哀公問曰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雕字皆不重。陸說非也惠以彤爲古彫字蓋以周舟古字通彫從周聲則亦可從舟聲故彤字古作彫彤與彫相似因誤爲彤耳案說文彤丑林反船行也從舟彡聲非從彡舟聲不得爲古彫字若傳中彫字亦無作彤者若直以彤爲古彫字則於理尤不可通惠說亦非也今案周語器無彤鏤韋注曰彤丹也鏤刻金飾也賈子禮容語

篇作蟲鏤（避本溷本皆如是俗本作雕鏤乃後人以意改之）楚語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韋注曰彤謂丹楹鏤謂刻桷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赨之俗字說文赨徒冬反赤色也從赤蟲省聲（管子地員篇曰赨埴黑秀）通作蟲又通作彤（彤徒冬反大雅雲漢篇蘊隆蟲蟲蟲徐邈音彤徒冬反爾雅作爞爞郭璞亦音徒冬反）故左傳國語作彤鏤賈子吳越春秋作蟲鏤陸以彤爲彫之譌惠又以彤爲古彫字皆未考蟲鏤之文也。

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五年傳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引之謹案三軍下之字何黨之下乎字皆

衍文也景公歿乎不與埋三軍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皆以七字爲句而韻在句末埋古讀若貍謀古讀若媒皆在之部故與之爲韻若師字古音在脂部師六五長子帥師與尸爲韻秦風無衣篇王于興師與衣爲韻曹風下泉篇念彼京師與耆爲韻小雅節南山篇尹氏大師不宜空我師與氏維毗迷爲韻瞻彼洛矣篇以作六師與茨爲韻大雅板篇曾莫惠我師與齊毗迷尸屎葵資爲韻昭十二年左傳爲諸侯師與淮坻爲韻皆與脂部之字爲韻而無入之部者則師與之非韻不得因師乎師乎而於之下增乎字也今弟二句衍之字弟三句末衍乎字則長短參差而韻亦不顯矣史記齊世家載此文曰景公歿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是三軍下無之字之證唐石經始衍之字又曰師乎師乎胡黨之乎之下乎字則後人據誤本左傳加之也集解引服虔

左傳注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服注言何所適也而不言何所適乎則傳文本無乎字可知唐石經初刻但作何黨之而無乎字此舊本之僅存者或又注乎字於之字旁則為俗本所惑矣

濟師閉塗

六年傳濟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服虔注門閉塗不通外使也見史記楚世家集解杜預同引之謹案閉塗二字文不成義塗非門關之類不可得而閉也且是時方將迎惠王於國中而先絕其往來之塗則惠王無由至軍中矣塗當為壁字相似而誤也壁字下作土與塗同其右旁之㐬又與余

拊侶故壘子倘賊傳篇殲人辟火而復攻備梯篇辟誤作除史記楚世家伏師閉塗

徐廣曰塗一作壁列女傳楚昭越姬篇載此事亦作伏

師閉壁是古本正作壁也蓋楚之諸臣恐昭王之死爲

鄰國所知故作爲伏師閉壘之狀使人莫測其意也服

虔作注時傳文已誤作塗故不得其解史記作塗者乃

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其一本作壁與列女傳合則舊

本也小司馬不能審擇乃從作塗之本而以攢塗說之

案攢塗者殯也殯當於殿不當於軍中且惠王未至而

殯無是理也其說尤誤

先王

十三年傳會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陳氏芳林攷正曰案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則先王似當作先公惜石經殘闕家語載此事亦作先王辯物篇 家大人曰作先公者是也今本作先王者後人依家語改之耳桓五年正義引此正作先公

一盛

旨酒一盛兮杜注曰一盛一器也引之謹案大記食粥於盛鄭注云盛謂今時杯杅也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十四年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注曰車子微者

鉏商名。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蓋襲用杜注也。正義引服虔曰：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又引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曰：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引之謹案：服以車為車士，是也。聘禮記：盼肉及廋車。鄭注曰：廋，廋人也。車，巾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晉語：其亡朝升之而莫戮其車。韋注曰：車，車僕也。則主車之人即謂之車。哀六年傳：有鮑子之臣差車鮑點。杜彼注曰：差車，主車之官。此傳曰叔孫氏之車，蓋叔孫氏之差車也。元和姓纂：殷湯子姓。引風俗通義曰：左傳有子鉏商。蓋亦謂車為車士，故以子屬下讀。是服說長於杜矣。而杜求盡

也春秋時婦人稱姓男子則稱氏族以子爲姓非也今
案子鉏蓋其氏商其名也傳凡言子儀克子越椒之類
上二字皆字也子服何子人九之類上二字皆以先世
之字爲氏也成十六年及哀五年傳皆有公子鉏定八
年傳有鉏邱子鉏是春秋時多以鉏爲名字今此子鉏
知非字者古人名字相應鉏與商不相應故也廣韻鉏
字注曰又姓左傳有鉏麑則春秋時有以鉏爲氏者漢
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是子屬下讀之明證也易林訟
之同人子鉏執麟春秋作經蔡邕麟頌庶士子鉏獲諸
西狩是子鉏連讀之明證也

爭明

十六年傳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杜讀與不仁人爭爲句明無不勝爲句注曰明無不勝言必勝家大人曰疑當讀與不仁人爭明爲句明猶彊也周語說穀雒鬬曰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亦謂爭彊也韋注曰明精氣也失之管子四時篇威與日爭明。

使處吳竟

使處吳竟爲白公家大人曰子西召勝歸楚則當使處楚竟不當使處吳竟且吳爲敵國子西安能使勝處吳竟乎唐石經此處殘缺不可考而各本皆有吳字太平

寰宇記蔡州褒信縣下引此同子謂吳字乃涉上文在吳而衍請以七證明之杜注去白楚邑也白既爲楚邑則不當云使處吳竟爲白公一也上文子西曰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謂舍諸楚竟也若云使處吳竟則與上文不合二也下文云吳人伐愼白公敗之則勝之在楚不在吳甚明若云使處吳竟則又與下文不合三也楚語子西曰欲寘之竟韋注引此文云使處竟爲白公今本韋注竟上有吳字乃後人依誤本左傳加之與正文不合曰處竟曰寘之竟皆指楚竟而言四也楚語又云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是白在楚竟故楚子張亦號白公五也史記五子胥傳云遂召勝

使居楚之邉邑鄢號爲白公。爻與左傳略。同而云楚之邉邑不云吳之邉邑。亦也周官調人疏引此作使處竟爲白公無吳字。七也

魯人之臯　使我高蹈

二十一年傳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杜注曰臯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臯。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引之謹案訓臯爲緩於。古無據云數年不知荅齊稽首亦非也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蒙已不知荅稽首矣。何待數年乎。臯當讀爲咎言魯人不荅稽首之咎數年而猶不自覺故使我高蹈而來也

古聲皋與咎同故字亦相通書皋陶古文作咎繇僖三十二年左傳狄人伐廧咎如書序咎單作明居咎字並與皋同音又鼛鼓之鼛下以咎得聲考工記作皋鼓後漢書馬融傳作咎鼓文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正謂魯人拘守儒書故數年不知其咎也左傳多古字後人失其讀耳又案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瞋怒貌此之謂也以上呂氏春秋注是高蹈爲瞋怒貌說文蹶跳也蹈亦騰躍二名故高注訓蹶爲蹈淮南原道篇曰經紀山川蹈騰崑崙蹈騰連文而其義相近樂記發揚蹈厲之已蚤蹈厲謂騰上也廣雅曰厲上也楚辭遠遊曰徐弭節而高厲蹈厲連文而其義相近又曰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列子湯問篇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皆謂騰躍而起也。凡人喜甚則高躍。怒甚亦高躍。故曰高蹈。瞋怒貌也。杜以高蹈爲遠行。亦失之。高蹈非遠行之謂。且齊晉盟于顧顧是齊地。不得言遠行。

經義述聞第十九